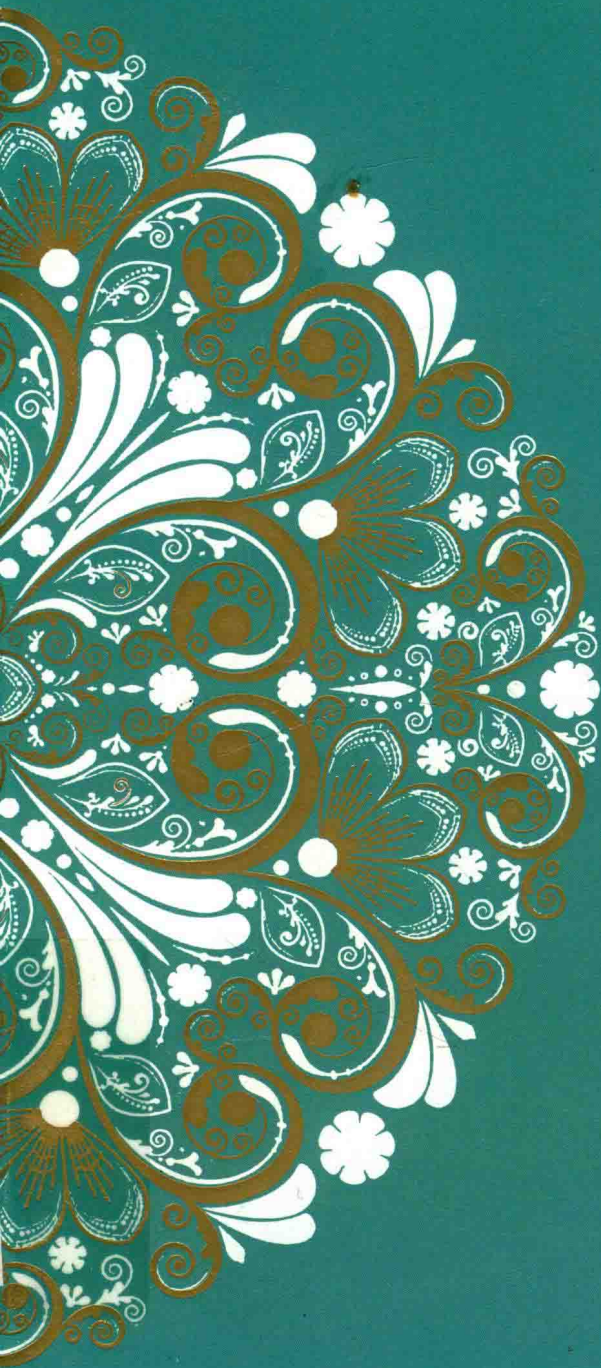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漢魏六朝賦選



粹雅丛编

瞿蜕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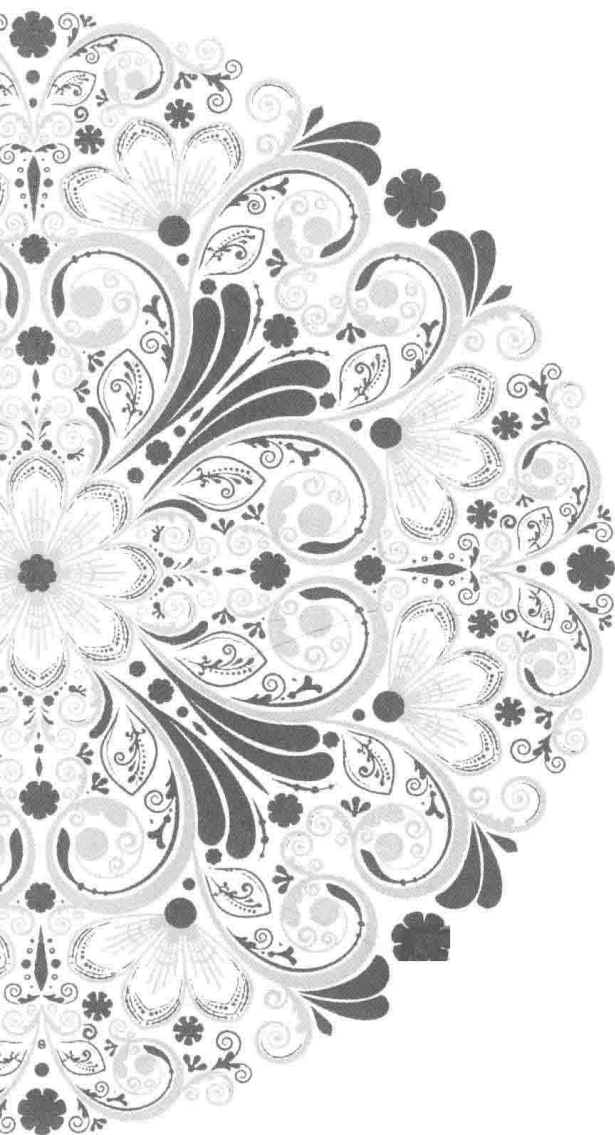
选注



漢魏六朝賦選



瞿蜕園
選注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魏六朝赋选 / 瞿蜕园选注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9. 3

(粹雅丛编)

ISBN 978-7-5325-9127-5

I. ①汉… II. ①瞿… III. ①汉赋—注释②赋—注释—中国—魏晋南北朝时代 IV. ①I22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34731 号

粹雅丛编

汉魏六朝赋选

瞿蜕园 选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8.5 插页 5 字数 237,000

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100

ISBN 978-7-5325-9127-5

I·3358 定价: 46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前言

瞿蜕园

赋的原来意义是“铺陈其事”，为我国古代文学的表现方法之一。《诗·大序》说《诗》有风、赋、比、兴、雅、颂六义，赋即其中之一。到了后来，它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制，形式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。但从其渊源来说，它是诗歌的衍变。所以班固说：“赋者，古诗之流也。”（《两都赋序》）又说：“大儒孙卿（即荀子）及楚臣屈原，离谗忧国，皆作赋以风，咸有惻隐古诗之义。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因此，他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将诗与赋列为一门，并分别举出屈原和荀子两家来作为辞赋之祖。

大家知道，从楚辞开始，以较长的篇幅和优美的词藻来发挥想象，倾诉感情，就成为战国后期人们所欢迎的文学形式。就荀子的《成相篇》和《赋篇》看来，作者也正是利用这种文体，以表达他对当时现实的态度，并吸引了读者的注意。屈原和他稍后的宋玉、唐勒之辈都是楚人，荀子著书、终老于楚，可见赋又是楚国的一种新兴文体。但屈赋和荀赋（屈原本本人并未称他的作品为赋，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荀子）又各有其特色，一般说来，屈赋重在抒情，荀赋重在说理。到了西汉，因五言诗尚未进入文人文学的领域，文士的创作主要在于辞赋，于是作赋之风大行。加上帝王的赏玩和鼓励，有些文

士，便以作赋献赋当作求官的门径。同时，由于作赋者日多，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有了发展。较诸楚辞，诗歌的成分已逐渐减少，而散文的成分有所增加；内容方面，于言志抒情之外，复多状物叙事之作。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：汉赋的体制较接近于荀赋，而词藻则多取资于楚辞。清人王芑孙在《读赋卮言》中说：“相如之徒，敷典摛文，乃从荀法；贾傅以下，湛思渺虑，具有屈心。抑荀正而屈变，马（司马相如）愉而贾（贾谊）戚。虽云一轂，略已殊涂。”这话不是没有见地的。

因为汉赋既是诗歌的衍变，所以汉代人就有读赋的习惯。根据记载，当时的人朗诵楚辞，是有特定的音律节奏的。一直到隋代，还有所谓楚声的专门家，以清切的音调博得人们的欣赏。（见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）又如汉元帝的宫女能读王褒的《洞箫赋》，固然这是供帝王娱乐之用，但也说明赋在当时的影响。由于赋的文采与音节都能在视听上使人愉快，而赋的铺张手法又能激发人们的想象，因此它就 very 能适应当时统治者的兴趣和要求。

至于内容方面，汉大赋多少也反映出汉帝国繁荣上升时期的气象，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一些物质文化的盛况。如司马相如、扬雄那些描写宫苑游观的大赋，到了班固、张衡，就扩展到都城建置的叙述，生动地介绍了汉代名都大邑的规模，以及各阶级阶层的生活状况。而更晚一些的西晋左思，又在他的《三都赋》里总括了中原、东南与西南三大地区的地理历史、物产文化，等于一部有韵的方志。这些赋中的词汇，对了解当时上层集团的辞令、仪节以及博物知识等，也都有一定的帮助。同时，左思有鉴于汉代司马相如、扬雄、班固、张衡的赋，对物产、建置的描写和记述，有虚夸失实之处，所以他作《三都赋》时，写到山川城邑、鸟兽草木、风谣歌舞等等，都是依据地图、方志，以及各处风俗习惯而加以考订的。

皇甫谧曾称赞他：“其物土所出，可得披图而校，体国经制，可得按记而验，岂诬也哉！”

此外，还有一些以宫苑为题材的作品，如王延寿的《鲁灵光殿赋》，何晏的《景福殿》等，虽然内容属于专门性的，而且作赋意图原在粉饰与歌颂，但对后世读者，也还具有一些文物资料上的参考价值。

东汉以后，赋家的另一倾向是：从原来对事物品汇的描摹刻画，逐渐向思想感情的发抒方面去发展，即“写志”渐多于“体物”。通过对事物的深微观察，进一步抒发了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，这就为赋体增添了不少的新异色彩。也有的用赋来表达纯粹的抽象观念，如班固的《幽通赋》等，而陆机的《文赋》简直用赋来探讨文学理论，更是富有创造性的。

应当指出，流传到今天的汉赋，大部分是歌功颂德、踵事增华，供封建统治者赏玩的作品，即使其中有时含有一点讽喻的意味，实际上还是迎合统治者的爱好，起着“劝百而讽一”的反面作用，也正如刘勰所说：“无贵风轨，莫益劝戒。”由于统治者的爱好，文士因献赋而达到干禄的目的，于是赋的文学价值遂大为削弱，赋家的流品与地位，就和“俳優”相差不多。无怪连善写大赋的扬雄也说，“诗人之赋丽以则，辞人之赋丽以淫”，并且认为在词藻方面的追求，不过是“童子雕虫篆刻”，是“壮夫”所不为。后来晋代挚虞论赋，也批评辞人之赋“以事形为本，以义正为助”，即是重形式而轻内容，和扬雄所说有其共通的地方。

以上是自汉至晋有关赋体发展上的一些概况。到了南北朝，乃有所谓“文”“笔”之分，而赋实际上已代表了整个的“文”，如这时的诏令、奏议、书札等，除不用韵以外，其他形式上也都与赋的区别极其微细；至于用韵的颂赞、箴铭、哀诔，乃至七、连珠等，则区别更

少。所以在骈文盛行的时代，赋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。

南朝末期的宫体赋，内容和形式都趋于艳冶和雕琢，可以说是赋的没落，但它对后来的七言诗也还有一定的影响。到了唐代，因作律赋为进士考试的科目，律赋就和宋以后的制举文一样，不再有什么价值了。我们看一看李白、杜甫所作的赋就可以知道。章太炎在《国故论衡·辨诗篇》中说：“赋之亡盖先于诗，继隋而后，李白赋《明堂》，杜甫赋《三大礼》，诚欲为扬雄台隶，犹几弗及，世无作者，二家亦足以殿。自是赋遂泯绝。”可见某一种文学体制，都必须经过它的产生、发展、兴盛以至没落的过程。

关于赋选，萧统《文选》中所选的赋，是历代所一致称誉的，大体上确曾经过审慎的抉择，但也不能包括全面。其他的选本则缺点更多。为了适合今天的读者，需要一部繁简适中的选本，介绍不同时代、不同题材、不同风格的作品，使读者能一览而约略得其全貌。

因此，本书试图在《文选》的基础上分别去取，加上它所未能具备的，择定二十篇，为研读古赋者提供一些便利。以下就编辑体例略作说明：

（一）为精简起见，每一类型的赋，尽可能不重复入选。例如《恨赋》与《别赋》，《雪赋》与《月赋》都只收一篇。又如京都赋只选内容更丰富的《三都赋》，就中又只选较短的《蜀都》一篇。惟《西征赋》及《哀江南赋》，因有其独特的规模格局，虽较冗长，也予入选。至于同一作家，只选其作品略具有代表性的，以期尽量照顾全面。

（二）从文体来看，即使命名不同，属于赋体性质的仍应归入赋类，《七发》是其一例。至《酒箴》虽不宜径名为赋，而形式上亦与赋无异，故也收入。其他不以赋名而实为赋之支流者，如《答客难》、

《典引》之类，则限于篇幅，未能遍收。

（三）古人注书，有释事、释意两种，李善注《文选》，是偏重释事的。在今天看来，由于赋中所用的词汇往往与现代汉语距离过远，不能不要求详尽的解释，但若专注重词藻的溯源，而忽略词意的阐发，对读者的帮助仍然不大，因此，本书的注释采取两者相结合的方针。除一般的字句加注外，兼顾到作者的作意。

（四）赋中的名物训诂有不少还没有确切解决，经过清代以至近人的考证，对旧注也有不少的纠正或补充。本书则多采用传统上较为肯定的旧说。

由于这一工作还是初步试探，编注方面的缺点必然不少，希望读者随时予以指教。

1963年11月

目 录

前言	瞿蛻园	1
吊屈原赋 并序	贾 谊	1
七发	枚 乘	6
长门赋 并序	司 马 相 如	29
酒箴	扬 雄	36
归田赋	张 衡	38
刺世疾邪赋	赵 壹	41
述行赋 并序	蔡 邕	46
鹦鹉赋 并序	祢 衡	56
登楼赋	王 粲	63
洛神赋 并序	曹 植	68
西征赋	潘 岳	76
文赋 并序	陆 机	128
三都赋(蜀都)	左 思	149
游天台山赋 并序	孙 绰	176
闲情赋 并序	陶 潜	187

芜城赋	鲍 照	194
月赋	谢 庄	200
别赋	江 淹	207
冬草赋	萧子暉	216
哀江南赋 并序	庾 信	218

吊屈原赋并序

贾 谊

【题解】 汉文帝的初年，王朝的统治秩序尚未稳定，对外的政策也不很明确，洛阳的一个青年学者贾谊（前 201—前 169）把这个加强统治、建立政制的事业引为己任，他以儒家学说为中心，提出一系列主张。当时文帝很看重他，对他破格重用；但朝廷上守旧的将相大臣都嫌他年轻多事，对他进行谗害，文帝的意志也为之动摇了，将他调离朝廷，派去作长沙王的太傅。这王傅的官职，仅仅对诸侯王本身有辅导之责，没有任事之权。长沙地方在当时又很偏僻，因此贾谊郁郁不得意。在路过屈原投江的所在，感到自己的遭遇正与屈原相似，就作了这篇《吊屈原赋》。

《史记》及《汉书》本传都载了这篇文章，以后王逸收在《楚辞》中，《文选》则改称《吊屈原文》。现在所根据的是《文选》本，并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作参考。因为毕竟是“赋”的体裁，所以仍题为《吊屈原赋》。

这篇赋开始从正面对屈原的处境表示愤慨，对屈原的遭遇表示悼惜。以下用反反复复的譬喻，以龙凤、骐骥、鱣鲸来比拟被谗害的贤者的命运。譬喻说完，就戛然而止，使读者自然体会到作者的心烦意乱，不须再说下去了。因此，造成了比平直地叙写事实更深厚的感染力。

谊为长沙王太傅^①，既以谪去^②，意不自得；及渡湘水，为赋以吊屈原。屈原，楚贤臣也。被谗放逐，作《离骚》赋，其终篇曰：“已矣哉！国无人兮，莫我知也^③。”遂

自投汨罗而死^④。谊追伤之，因自喻^⑤。其辞曰：

【注释】

- ① 长沙王，汉初封吴芮为长沙王，是汉初所封的异姓王之一。其国境在今湖南东半部，都临湘，在今长沙附近。
- ② 谪，贬官。按，王傅的官并不比贾谊原任的大中大夫小，因为是王国的官，在当时认为地位低于中央政府的官，所以称为贬谪。
- ③ 此处所引《离骚》，与《史记》及《汉书》本传略有不同。
- ④ 汨(mì)罗，水名。汨水源于江西修水，西南流入湖南湘阴境，与由岳阳发源的罗水合流，因此称汨罗江。下流注入湘水。
- ⑤ 以上一段是后人所写用来作为本文的介绍的，字句根据本传而略有不同。

恭承嘉惠兮^①，俟罪长沙^②；侧闻屈原兮^③，自沉汨罗。造托湘流兮^④，敬吊先生；遭世罔极兮^⑤，乃殒厥身^⑥。呜呼哀哉！逢时不祥。鸾凤伏窜兮，鸱枭翱翔^⑦。阍茸尊显兮^⑧，谗谀得志；贤圣逆曳兮，方正倒植^⑨。世谓随、夷为溷兮^⑩，谓跖、蹻为廉^⑪；莫邪为钝兮^⑫，铅刀为铦^⑬。吁嗟默默^⑭，生之无故兮^⑮；斡弃周鼎^⑯，宝康瓠兮^⑰。腾驾罢牛^⑱，骖蹇驴兮^⑲；骥垂两耳，服盐车兮^⑳。章甫荐履^㉑，渐不可久兮；嗟苦先生，独离此咎兮^㉒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嘉惠，指皇帝的恩命。
- ② 俟罪，待罪。汉朝人习惯称居官任职为“待罪”，表示自己能力薄弱，不知何时会犯罪过。是谦卑的措词。
- ③ 侧闻，侧耳而闻的略词，也含有恭敬谦卑之意。

- ④ 造，到。托，寄身。指自己到湘水流域来居住。
- ⑤ 罔极，《诗经》有“谗人罔极，交乱四国”的话，意思指谗人无所不至，到处制造混乱。
- ⑥ 殒身，丧命。厥，其。指屈原之死。
- ⑦ 鸱(chī)枭(xiāo)，猫头鹰。按，《楚辞》的习惯表现方法，以善鸟比喻贤人，恶鸟比喻小人。
- ⑧ 阨(tà)茸(róng)，无能力的人。
- ⑨ 这句说：贤圣方正的人被人横拖竖扯，颠倒不能安身。
- ⑩ 随，指卞随，古代传说，商汤以天下让卞随，而卞随不受。夷，指伯夷，反对周武王伐纣，不食周粟而死。过去都被认为是“高尚”的人。
- ⑪ 跖(zhí)，春秋鲁人，因反抗当时统治者，被诬称盗跖，“跖”一作“蹠”。跖，指庄跖，战国时楚国反抗统治者的平民领袖，亦被诬称为盗。
- ⑫ 莫邪，古代有名的宝剑，相传名匠干将和妻子莫邪合铸两剑，分别用两人的名字命名。
- ⑬ 铦(xiān)，锐利。
- ⑭ 默默，形容不得意。
- ⑮ 生，古代“先生”二字可以简称“生”，这里用来称屈原，贾谊本人也被称为贾生。无故，故和辜音义相近，是说无端而遭此祸。
- ⑯ 斡(wò)，转过来。周鼎，比喻宝器。意思是说，真正的宝物反被抛弃。
- ⑰ 康，与“空”意义同，瓠即壶。据王先谦说，康瓠是破烂的瓦壶。
- ⑱ 罢，同“疲”。
- ⑲ 骖(cān)，古代驾车的马，除在车辕以内的两匹外，再加的一匹称“骖”。蹇(jiǎn)，跛足。
- ⑳ 这句说：良马反而低垂两耳去拉盐车。“骥服盐车上太行”是古代常用的俗谚。服，驾。
- ㉑ 章甫，古代士的阶层所用的冠。用来垫鞋子，也是比喻贤人而在下位。
- ㉒ 离，同“罹”，陷入，指屈原陷入了这样的灾难。

讯曰^①：已矣！国其莫我知兮，独壹郁其谁语^②？风

飘飘其高逝兮^③，固自引而远去^④。袭九渊之神龙兮^⑤，沕深潜以自珍^⑥；偃螭獭以隐处兮^⑦，夫岂从虾与蛭螾^⑧？所贵圣人之神德兮，远浊世而自藏^⑨；使骐驎可得系而羁兮，岂云异夫犬羊^⑩？般纷纷其离此尤兮^⑪，亦夫子之故也^⑫。历九州而相其君兮^⑬，何必怀此都也^⑭？凤凰翔于千仞兮^⑮，览德辉而下之；见细德之险征兮，遥曾击而去之^⑯。彼寻常之污渎兮^⑰，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^⑱？横江湖之鳣鲸兮^⑲，固将制于蝼蚁^⑳。

【注释】

- ① 讯《汉书》作“诿”，二字古通，是告诉或责让的意思。按，楚辞的体裁，在赋的篇末，再概括一段，《离骚》用“乱曰”二字引起，此处“讯”字专用，与“乱曰”同一体例。
- ② 壹郁，即抑郁。
- ③ 飘飘，《汉书》作“缥缥”，形容高飞远去。
- ④ 这里的意思说：既然没有人谅解我，向谁诉说我的心事呢！不见凤鸟就是高飞远去，自己引退的吗？
- ⑤ 袭，据王先谦说，是“深藏”的意思。这句指潜伏在深水中的神龙。
- ⑥ 沕(mì)，不易见，形容潜伏。这句将龙的深潜加重描写一番，表明它能珍惜自己，不遭危害。
- ⑦ 偃(miǎn)，背离。螭(xīāo)，鳄鱼一类。獭(tǎ)，水兽。都是害鱼的动物。
- ⑧ 蛭(zhì)，水虫。螾，即“蚓”。这两句说：神龙不和螭、獭在一起，更不用谈虾与蛭蚓这些小虫了。
- ⑨ 自藏，保全自己。
- ⑩ 这句意思是说：假如骏马会受羁绊，那和犬羊有什么两样！
- ⑪ 般，乱。形容纷乱。尤，过错。
- ⑫ 这句说：所以陷于这种过错之中，也是由于你自己的缘故啊！

⑬ 相，读去声，辅佐。

⑭ 这句说：你可以走到各处去辅佐别国的君主，何必一定要恋恋于这个地方呢！作者替屈原抱着很沉痛的惋惜，所以这样说。当然他知道屈原是不能抛弃楚国而替别国服务的。

⑮ 仞，古代以八尺(或说是七尺)为仞。千仞，极言其高。

⑯ 曾，是高的意思。击，也是说鸟的高飞。以上再以凤鸟为比，凤鸟在高空翱翔，见有德行的光辉，才肯下来，如果看出在德行的细节上有危险的征兆，也就远远高飞而去了。

⑰ 寻常，形容尺度之小。古代以八尺为“寻”，十六尺为“常”。污渎，死水沟。

⑱ 吞舟，形容鱼之大。

⑲ 鱣(zhān)，鲤鱼。

⑳ 蝼(lóu)，蝼蛄，俗称土狗。以上又以鱼作比喻。意思说，一道水沟怎能容得下大鱼？在江湖中横行的大鱼落在水沟中，就难怪要受虫蚁的欺压了。

七 发

枚 乘

【题解】 西汉初年，分封的诸侯王在自己的宫廷内往往延揽人才作为宾客。各种人才之中，文士更占重要位置。著名的如淮南王安的宾客替他编《淮南子》及继作楚辞，梁王武则有枚乘、司马相如、严忌一班人。他们的职务是作为文学侍从，以丰富宫廷的生活。

枚乘（？—前140）字叔，淮阴（今属江苏）人，在作梁王武的宾客之前，也作过吴王濞的郎中，这篇《七发》假设吴客与楚太子的问答，可能就是在吴王宫中作的。

《七发》的结构是用七段话向对方进说，一段一段的铺叙装点，提出问题，归根结底才提出解决的方法，以前的六段一方面又是陪笔。使得文章绚烂夺目，逐步引人入胜。一方面，又是提出其他各种解决的方法而显示它们的不足取，以证实最后提出的是唯一的方法。自从枚乘创造了这种形式，后人就有不少摹仿的作品，如《七启》、《七命》等，于是就有了所谓“七”的一种体裁。其实仍然是赋，不过段落分得明显一些而已。

《七发》中的吴客见楚太子说这一大篇，为的是要医治楚太子的心病，也就是要使楚太子得到精神安慰。这并不纯然是枚乘想象中的寓言，实际上当时的贵族确也存在这一种享乐的方式。《汉书·王褒传》中说：“太子体不安，忽忽善忘不乐，诏使褒等皆至太子宫虞（娱）侍太子，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，疾平复，乃归。”可见当时是把文学朗诵作为一种娱乐，用来祛除由于糜烂的富贵生活所造成的精神空虚的。

陆机在《文赋》中曾说：“‘说’炜烨而谄诌。”战国时代游士的游

说之词，和赋的前身“楚辞”，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，都有逞谈辩、搞文采的特点；“说”和“赋”彼此又都互有影响。假设寓言，用纵横驰骋的词令和恢奇夸张的想象来博人倾听，这是所谓“说”与“赋”的共同点，不过“说”是无韵的而“赋”是有韵的，而“七”则有时介乎有韵无韵之间。“炜烨譎诳”四字，用来形容“七”的特点，也非常恰当。

《七发》的用意，不外逐层指出物质享受之不足贵，一层音乐，二层饮食，三层车马，四层游览，五层田猎，六层特别提出本地风光的曲江观涛，最后归结到“要言妙道”——即各种学术思想，以追求真理为目的，这才是一篇的主旨。全篇有如一幅连环的组画，作者善于把各种事物情景用拟人法作出生动的描绘，显出了高度的想象力和形象表现能力。

楚太子有疾，而吴客往问之^①，曰：“伏闻太子玉体不安^②，亦少间乎^③？”太子曰：“惫^④，谨谢客。”客因称曰^⑤：“今时天下安宁，四宇和平^⑥；太子方富于年^⑦，意者久耽安乐^⑧，日夜无极^⑨；邪气袭逆，中若结轳^⑩；纷屯澹淡^⑪，嘘唏烦酲^⑫；惕惕怵怵^⑬，卧不得瞑^⑭；虚中重听^⑮，恶闻人声；精神越渫^⑯，百病咸生；聪明眩曜^⑰，悦怒不平^⑱。久执不废^⑲，大命乃倾^⑳。太子岂有是乎？”太子曰：“谨谢客。赖君之力，时时有之，然未至于是也^㉑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 楚太子，是假设人物。吴客，应该是枚乘指他自己，枚乘是吴国人。

② 伏闻，伏在下面听说，是下对上的敬语。

③ 少间，稍微好些。

④ 惫(bèi)，乏力。